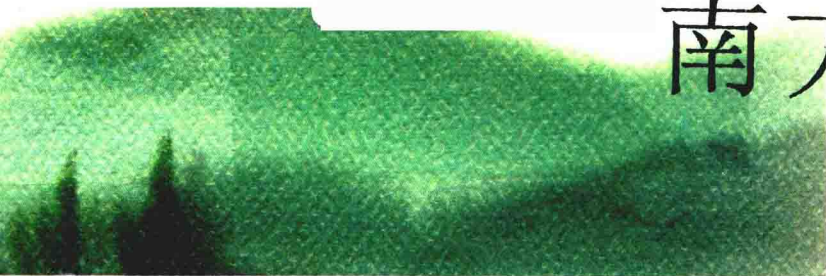


陆地 著

美丽的 南方



水长流山自在
天地变宏图起
耕者有其田——千年土地回家来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陆地 著

美丽 的 南方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丽的南方 / 陆地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6 (2016. 6 重印)

ISBN 978-7-219-07436-7

I. ①美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4324 号

策 划 韦向克
责任编辑 张聘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
邮 编 530028
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53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6 月 第 2 版

印 次 2016 年 6 月 第 3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436-7/I · 1555

定 价 5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大前天刮了一阵北风，把冬天刮来了。这两天，整天见不到太阳，在这山村里，不是老公鸡的叫唤，就分不清午前和午后。看“牛轮”的往往误了时刻，午晌了还不见敲梆子送牛上山。

天一阴下来，冷风就是作弄人，到处都冷飕飕的。有时天空飘着牛毛一样的雨雾，风大一点给刮跑了，风一静，这些雨丝就在树叶、草堆、牛背落下，积成一层湿湿的茸毛，树枝子上的蜘蛛网成了银色的网罩，远山和树林罩着轻纱似的烟雾，老不见消散。

在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天气，闲着没下地上山的农民，也许是没柴火烧，也许是嫌寂寞，都不肯在冰凉的屋里待，常常来到村边，找个背风地方，捡些枯干的树枝烧起火堆，几个人围拢来取暖、闲谈，消磨他们的冬日。

今天雨雾没有了，太阳却不肯露面，北风在摇曳着树梢，池塘掀起轻轻的涟漪。

现在，笃笃的梆声响了一阵，牛群一个一个地走出村口来了。看牛的人，披件蓑衣，提起装稀粥的竹筒，在牛群后面吆喝着。小牛犊欢天喜地绕着母牛身边蹦跳，一下子找它小同伴顶顶头，一下子又跑回来，窜到母牛腹下吃两口奶，然后哞一声又跑开去。

平日，这时候，小孩们都提着粪箕跟在牛屁股后面抢着捡牛粪。今天天气冷了些，没见过小孩出来，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，拿着粪箕慢吞吞地来了，不急不忙地拾着路边还冒热气的牛粪。粪太多了，粪箕装不完。他折下路边的树枝子往牛粪上先插个标，表示有了主，回头来再把它弄到粪堆去。

他把牛粪捡好了，顺便在村边巡游，捡些零星的猪粪。猪粪很有限，捡了半天，半个粪箕都不满。冷风越来越侵袭着他，清鼻涕总是止不住地往外流，心里却挺窝火，想找个地方歇一会散散心。

村头，有好几个人在快干到底了的鱼塘的围堤下，烧着树枝烤火。他们看到捡粪的人远远地来了。有人就说：

“你们猜，那人是谁。”

“闷葫芦嘛。”一个大麻子说。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一个小伙子心急口快地抢着说了。

“你们两个打赌好不好。”这人戴着一顶新的鸭舌帽，心事沉重，不耐烦似地插了一句。

“好。如果是韦廷忠就怎样？赌什么？”大麻子不服气急得不等人搭腔就大声嚷道，“廷忠，闷葫——”

大麻子转过头去对捡粪的人喊叫的时候，小伙子捡到一颗豆子大的石子往他衣领放下，他脖子一缩，把话咽住了。

“马仔，你搞什么鬼！”大麻子站起来，抖抖衣服，石子掉下来了。他拿小石子正要给马仔报复，马仔却跑开两步，见他把石头往火里丢了，才又坐回原地来。麻子严肃地对着马仔说：

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惹起老子生了气，可——”

“算了吧。”戴鸭舌帽的人不耐烦地把别人的话给堵住了。外号叫做“闷葫芦”的韦廷忠来到火堆近边，看了看这几个人，迟迟疑疑地把粪箕放在一边，挤进大家稍为让出的空位子蹲下，顺手拉过旁边的断砖头往屁股下垫着。这时他更是闷声不响伸两把手掌往火上烤了烤，用手背抹一下鼻子。大麻子望了望他说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跟这个天似的，又不晴又不雨。”

对方仍旧是不做声。

过一会，那位戴鸭舌帽的马殿邦问：

“昨晚听婶娘说，你们今早要上山搬茅草，这时候还不去？”

“她爱去，自己去。”廷忠一句话把别人的口都给堵了，不愿拉扯这不愉快的话头。

原来韦廷忠他家，割下两三车茅草在山上，照他的意思是打算用挑担挑回来的。老伴却嫌一担一担往回挑太费事，要他去跟旁人借辆牛车来拉两趟就完了。廷忠素性是宁愿自己吃点苦，也不肯向人赊借的人，为这事跟老婆闹不对劲，两口子又顶了嘴，茅草也不去挑了。此刻还窝一肚子闷气。

大麻子同相命的先生似的，端量廷忠一番，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你们两口子老是好两天、坏两天，结婚时没请先生合过命吧？准是一个火命，一个水命，水火相克！”

“你们两个是什么命？”廷忠顶了麻子一句。

“我？”麻子不禁红了脸，接着说道，“我们是请先生算过命的啵，我属火，她属木……”

“那，怎么也合不来呢？是火不够劲烧不着湿木头吧？”小伙子马仔对麻子打趣地问。

“我们吵嘴，不是为别的，只为少了一样东西。”大麻子说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马仔兴致勃勃地紧追着问。

“不是钱，就是银纸。”

“是呀！则丰讲得不错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戴鸭舌帽的人这才又搭上一句。

“殿邦四叔，你家今年的花生收得可不少呵，两头猪又是那样肥，年三十晚就不愁了吧？”这位叫农则丰的麻子问。

“也不易呵！老人说的，‘冬过就年，讲过就钱’。这几天也还发愁呢，新年姑爷要来拜年，还不得买他一二百斤糯米，做糍粑包粽子什么的。”

“反正蛇大窿大。有钱人过年，又是酒又是肉，没钱的人喝两碗粥，睡一觉，不也是过了。”

韦廷忠感伤地带点不平的口气说：“能安稳地睡一觉当然不错啰。只怕欠上债，想睡也不行哩，还不是要躲到鸡叫才能回。”

“今年我看没哪个地主敢三十晚上门来拔锅了！”农则丰半担心半自慰地说。

马仔说：“不敢？我看覃家老爷还在瞪着三角眼瞅人，威风得很哩。”

这几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、东拉西扯地闲聊，不觉火势慢慢减弱了。马仔拾起柴头往火堆上放，柴禾湿，冒着泡沫，火堆冒起一股浓烟，风轻轻掠过，把烟都往农则丰这边吹。韦廷忠歪过脖子往火堆吹了几口气，却吹不起火焰来。

“妈的，这风真捣乱！老往我这边吹。”农则丰脱下他那顶破了有铜钱那么大洞眼的毡帽使劲地扇着。

“你这家伙，专往我这边扇！”马仔一边抗议，一边把头躲到后面去。

“一点点烟有什么关系嘛。人说，受得住烟气才养活得鸡呢！”马殿邦坐在背风的方向，抱着膝盖悠闲地说。

“你总是离不了风水鬼神的话。我就不怕烟，可是每年一片鸡毛也见不到。”韦廷忠又擤一下鼻子。

农则丰使劲地扇着，好像是跟火赌气。

“得啦，没了木柴，你再扇也扇不出火来的！”马殿邦言外之意是说：“去捡些柴禾来添吧。”

“家骏，后生仔勤快点，捡柴禾去！”农则丰把帽子戴上，用胳膊推一推旁边的马仔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你人也不老嘛，倒学起老爷来啦！”

“去吧！”

“去吧！”

“我去！”韦廷忠看他两人互相推了半天，都不愿动，说着，自己起身走了。

“呵！这才是——”马仔一边说，一边伸手去把韦廷忠垫坐的砖头拿过来垫高自己的坐凳。

马殿邦对这位堂侄瞪了一眼，对方不觉红了小半脸，不好意思起来。

马殿邦看着韦廷忠走到塘边的堤下的灌木丛去了，自己喃喃道：

“廷忠是个老好人！”

农则丰接着说：“好人有什么用，‘人直人穷，木直木穿空’。这世界做好人就要吃亏。”

“不能这样说。一个人没修阴功，是得不到好报的。”

“什么阴功不阴功。覃俊三害了多少人，还不是比我们好过。”

“还说呢，你这两天没听说，快来土改队了吗？人说：这趟再来工作队就彻底了。”

“什么彻底？”马仔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要彻底不容易呵，几十年的底子，同这张鱼塘似的，捉一两回就能把鱼捉净啦？”

农则丰这一说，大家都跟着看这张已经浅下去的鱼塘。塘里铜绿似的水面，有三五只鸭子，时时用头窜下水去寻食，尾巴往上直竖起来；塘中间放着几根树枝给鱼投宿。

大家沉默了。

风轻轻掠过，竹丛发出轧轧的声音，鸭子呷呷地叫起来，马仔伸一伸发麻的膝盖，只有他一个脸上烤得红红的，像才出土的红薯。则丰张开嘴巴打了一个呵欠，轻轻地对着戴鸭舌帽的问：“四叔，你听到什么新闻吧？”

“就是听到嘛，听说这趟土地改革，真是要共产了，什么都得充公，我正愁呢。”

“什么都充公？不会吧，不就是分田吗？”

“只是分田一项倒还是——”

“难道老婆也充公？我不信。”

“老婆也充公，那才有戏唱呢！”马仔蛮有兴趣地说。

马殿邦却不作声，脸色同这天气似的显得愁云密布。

正在他们都没留意的时刻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来到火堆旁边。他拿着捞虾的网罩，腰上别一只竹笼，头戴一顶没帽檐的军帽，帽边边一层油腻腻的污泥挺显眼。他那细小而发皱的脸，好像给霜打落在地上的茄子，几根胡子像田里割剩的禾草，散乱地长在他嘴唇上面。他见到火，跟小孩见到糖似的，赶紧放下网罩，往火旁蹲下，用手抓起快烧完的木头拨灰。他的手和脚都叫冷风吹得发紫了。

“你们真懒呀！火都快灭了，不去捡点柴添上，烤北风吧。”老头对大家说。

这老头叫赵德诚，排行老三，乡邻们都叫他赵三伯。他有三个儿子。三小子前年参加清匪反霸工作，运动结束后就参军去了。老人家的生活靠老大老二两家轮流供养。老大开豆腐房，每年靠卖两趟猪，生活还过得去。老二有田有牛，年成好也能够吃喝。只是两个媳妇都挺会计算，谁也不愿白养这位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了的公公，轮到他在哪一家吃喝，哪一家的儿媳常常是指猫骂狗，老头只好装聋作哑，当着没听见。人虽然不能干重活，但是劳动惯了，白待不住，叫老二给买了四只母鸭来养，每天当做消遣，到附近的水洼地去捞些鱼虾来喂。母鸭下的蛋也舍不得吃，一个一个都存起来，逢到圩日拿去圩场卖，给自己换回一小壶酒，给孙子们带回些糖果。

“有人找去了。你可别把人家的座位占了呵。”农则丰说。

“谁的座位？”三伯问。

“看，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呵，廷忠。他就是比你们勤快。”

“三伯今天捞多少？呵，不少。鲫鱼也给你抓到两条，不，三条！”

马仔把头凑到竹笼口去探了探，把竹笼摇两下。

韦廷忠抱回一大捆干枯的树枝和竹根，往火堆上架起来。一会，升起火

焰，火星噼噼啪啪往四下飞溅。

“廷忠，是你的座位，坐。”三伯让开地方来。

“三伯坐吧！你受冷了，快烤暖和暖和，今天格外冷呵。”韦廷忠说，勉强挤进来蹲下。

“‘冷在三九，热在中伏’，正是冷的时候呢。宁愿这时候多冷点，要不，来年打春时候闹个倒春寒，耽误下种可就糟了。”

“是呀，要是打春时候冷得厉害了，还怕冻死牛呢。”

“三伯，你看明年的历书怎么讲？”韦廷忠问。

“历书嘛，说是明年雨水倒是不缺，就是虫多，牲畜也不旺。”

“你看那么多年的历书，灵验过没有？”农则丰怕对方听不清，特别提高嗓子叫唤。

赵三伯觉得对方顶撞了他，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说道：“你要怎么灵法？你手头数钱还会错呢。”

农则丰红了小半脸，觉得怪不好意思的。小马还望他做鬼脸。

他们就这样谈一阵，又停一阵地，各人都有各人要想的心事。不多一会，上山打茅的，到田里挖荸荠、花生的人，有的挑着茅草，有的赶着牛车，也有挑着箩筐的，陆陆续续回村来了；往河边去的路上，姑娘和媳妇们开始出来挑水、洗菜。

“时候不早了吧？”

经过大家沉默一会之后，马殿邦恍惚地问一声。

“是不早了，我肚子就是时辰钟，它开始叫了。”农则丰又张开大嘴巴，打了个呵欠。

“聊天是最费工夫了！”廷忠说。好像后悔来这地方待了半天，耽误了自己的正经活。

“讲到这里，我倒想起一个故事。”赵三伯说。

“什么故事？给我们讲来听听。”马仔抢着说道。

“从前，”赵三伯说，“不记得什么朝什么代了，反正有那么一个专靠割草卖过活的人。一天，也是这样的坏天气，见不到日头，他老哥割草去了，遇上一个放鸭帮的人，他的一群鸭子在刚割完了稻子的田里寻食，自己没事干，披件蓑衣蹲在田头打盹。割草的来了，两人算是找到了伙伴，大家就对火抽烟，聊了起来。一个那样爱讲，一个那样爱听。纸烟卷了一支又一支，故事讲了一段又一段。最后，看鸭子的见鸭子吃得饱了，准备往回赶的时候，割草的人才发觉自己的两只筐子是空的，正想要开始割草的时候却觉得肚子饿得不行了。”

“三伯的故事可不少。”

“你们谁是割草的人呀？”马仔说着，猛然想起什么事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马仔，走啦？看，银英出来了！”农则丰指一指村口的路上。

那里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挑着水桶往河边走。

马仔给则丰这样一提，不好意思马上迎面走过去同银英碰头，于是又要坐下来。则丰却把他坐的砖头抽掉，马仔坐下时落了个空，屁股坐到地上，脚趾一撑，把火炭踢散了一地，马殿邦的鸭舌帽和赵三伯怀里扎的腰带，都落了小火炭，一股炭灰往大家脸上扑来。

“你们都没有个正经的，尽闹。”马殿邦赶紧打下帽上的炭火，站了起来，打算要走了。

“这样好的火不好好烤，多可惜！”赵三伯把柴头又架起来，伸着个脖子去吹火。

“我来吹，三伯！”廷忠见赵三伯气不够使，自己接过来吹了几口，火又燃起来，升起小小的火苗。

突然，村头的路上有个四十来岁的妇人，连走带跑地来了。神情很紧张，头巾落在肩上，衣服落满了米糠，喘着气，欲哭无泪地对着大家恳求道：

“伯伯，叔叔，我的老母牛掉下山岩去了。求求叔叔伯伯帮个忙去把它扛回来吧！”

大伙见她这样伤悲，一时也都愣住了。

“那样大的母牛！快下崽了是不是？”则丰朝着妇人问。

“是呀！老天爷真瞎了眼，专来找我作对。”

这妇人长得有男人高大，鬓发跟眉毛都修得挺齐整，脸面、嘴唇、鼻子长得调和匀整，讲话时，眼光总是灵活地盯着对方，仿佛是叫你有什么心事也瞒不过她似的。她丈夫叫苏民，在二十五年前就给反动政府杀害了。二十多年来她一个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维持着孤儿寡妇的生活。儿子苏新在解放前一年叫反动政府抓了壮丁出去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

“唉！”赵三伯看了妇人一眼，表示无限的同情，但又觉无能为力。

廷忠听了苏嫂不幸的消息，表示无限的关心，话也没说。

“那么大的母牛，怎么扛得动？”农则丰表现为难。

“远亲不如近邻，谁家有为难事，隔壁邻舍帮帮忙是应该的，反正力气是使不完。只是碰巧，我家的米没了，正要去磨房挑回来才能下锅呢。”马殿邦一边说，一边拔腿就要走。

“我才筛净了两斗，留过年吃的，今晚先拿我的煮一餐吧。明天我帮你去挑——”苏嫂说。

“不，不。我的米前天就磨出来了，放着不去取，碍地方，丁老桂叫今天一定得去挑回。真对不起你，苏嫂！”马殿邦走了。

“牛跌到什么地方？”韦廷忠异常关心地问。

“呵，廷忠，你帮苏嫂找两个人去一趟吧。哎！”赵三伯看着韦廷忠说。

“看‘牛轮’的叫人回来说，跌进‘羊谷’去了。”

“那，更难弄出来。”

韦廷忠望着苏嫂说：“反正牛死了，不一定把它整只扛回吧。我看，再找几个人，带上木棒和箩筐去，剥开皮破了肚，把肉和皮拿回就成了。”

“也行，由你们帮我出主意去吧。只是牛肚子的崽好大了，丢了可惜，拿回不是能吃么。”

“何止能吃，还是补品哪！”赵三伯说，“牛是跌死的，不是得的瘟病，牛下水也不要丢了，拿回来大家还得吃一顿。”

“对啰。则丰兄弟你也去一个。”

“我也还有活没做完呢。”

“这时辰日头快落山了还能做什么工。去帮弄回来，我去打壶酒来等你们。”

“对啰，去吧。”赵三伯又催一句。

“我不喝酒也去。”马仔说，系系裤带。

“去就快走，找人、找家伙去。”韦廷忠把鞋后跟提上，招呼马仔同苏嫂往村里走。

“我也去。”农则丰说一声，跟廷忠一起走了。

赵三伯见火还旺，舍不得离开，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。

老鸦飞回树上，村里升起蓝色的炊烟。看鸭群的把鸭赶回村了，河边传来空隆空隆的水磨声。

赵三伯抱着脑瓜顶着膝盖打盹，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福生来找他爸爸才把他叫醒了。

“伯爷，我爸爸不在这吗？”福生一边拿起枝芦苇点燃，一边问。

“谁是你爸爸？”赵三伯揉揉眼睛，一时没认清是谁的小孩。

福生疑惑地瞅着他，也不回答，只管吹火玩。赵三伯细看了他才说：

“呵！廷忠的小孩。你爸爸帮人家扛牛去了。”

“牛不会走吗？扛它什么呀？”福生问。

“牛太冷啦，脚发麻啦，走不动。”

“我的脚为什么不麻呢？”

“你不懂。福生，我问你，你爸爸同妈妈打不打架？”

“吵嘴，不打架。”

赵三伯认真地端量福生的面相，又疑惑又纳闷：

“这孩子像谁呢？爸爸妈妈都不像。”

福生自己点燃着芦苇玩，不理睬人。

“唉！”赵三伯摇摇头感慨地叹口气。心想：“为富不仁，这话不错呀，覃俊三尽干缺德事。”

这时，村头有人叫喊谁的名字，可是顶着风，听不清。一会，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妇女来了。人还没到，光听到她尖嗓子喊：

“福生，叫我快把喉咙喊哑了，你也没听见。我叫你干什么来的？”

她手上拿着一根细细的柳枝，要鞭打小孩似的。但她并没举手，直盯着福生，等他回答。这妇女长得细瘦而单薄，圆圆的脸上有点儿雀斑，怀五个月的孩子了，肚子已经挺得很显眼。

“爸爸不在这，找不见他。”

“你不能到别处去找吗？真是叫猫取火，见了火就忘了家。”

“爸爸扛牛去了。”福生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福生不做声。

赵三伯说：“大娘，你不知道，苏嫂的母牛跌进‘羊谷’岩，廷忠和则丰他们几个帮忙去了。”

“哼！”韦大娘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脸色显出妒意，“村里男人那样多，为什么单独挑到他？”

“也是廷忠自己好心，愿去帮人家的。”

“什么好心，还不是帮她才那么起劲吧。”

“大娘，不是这样说。苏嫂来找乡亲帮忙，大伙见她一个妇道人家有难事，能忍心不帮吗？”

“呵！人家有难事就该帮，自己家的活倒不该做了？走，跟我回去！”

韦大娘一把拎起福生，推着就走，还把小孩手上的芦苇抢过来掷了，福生哇一声哭起来。“哭，你敢哭！”大娘威胁着，福生马上把哭声咽住，抽抽噎噎

地跟在后面。

“唉！”赵三伯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心想：“莫非原先他俩的命没叫算命先生合过，现在才是捏不在一块吧？”

赵三伯拿起柴头拨开炭灰，火已经快熄了。天色已经不早，赵三伯也站立起来，伸伸发麻的腿，拿着鱼罩走了。

二

韦廷忠和农则丰从苏嫂家出来，已经半夜了。大半块下弦月挂在橄榄树梢，显得幽暗而冰冷，猫头鹰有时叫一两声，村头谁家的狗从梦中惊醒起来，叫了几声又静了。只有风掠过，树丛里发出音响。

农则丰连打了两个饱嗝，喷出一股酒气，向韦廷忠问道：

“你看出来没有？”

“看出什么？”韦廷忠两手笼在袖筒里，抱着根木杠，缩个脖子，不在意地应了一声。

“我看，苏嫂这只牛跌到那个地方，有点怪：岩边边上一棵草也没长，全是小石子，牛到那边去啃什么呀？”

“你这个家伙真尖，看得倒挺仔细！”

“莽张飞，粗中有细嘛。”农则丰得意地说。

韦廷忠没再搭腔。两人静静地走了几步，农则丰又放心不下似地说：

“是不是有人把牛推下岩去？”

“不会吧。谁能那样狠心，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“都跟你这样老实当然不会啰。可是，人心隔肚皮，什么人没有。”

“把牛推下岩去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谁知道，说不定跟苏嫂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嘛。再说，山上不是有几个家伙还不肯下来投降的吗？一条牛把它扛回山洞去，还不够吃他个把月。”

韦廷忠听农则丰这么一讲，觉得也有道理。两人沉默下来，走了几步，猛然，天空一颗流星掠过，农则丰吐了一口唾沫，说道：

“大吉利市!”

韦廷忠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你笑什么?”

“你这个人也是这样信神信鬼的。”

“你不信?”

“没有你这样厉害!”

“你看，前面大榕树是鬼火不是?”农则丰拉了拉韦廷忠的衣角。

“什么鬼火，你多喝了两杯酒，眼睛发花啦，那是榨油房的灯嘛。”

“榨油房的灯? 公鸡快要叫头遍了，他们还点着灯没睡?”

“谁知道他们搞什么鬼。”

“妈的，旧阵时，兴赌纸牌、抽鸦片烟什么的，还有个别玩头，而今玩什么呢? 走，我们看看去!”

农则丰说罢，手脚灵快地拐过左边一条小路，往火光的地方走去。韦廷忠迟疑了一会也跟他去了。

他们走到榨油房跟前时候，农则丰的裤腿给倒在路边的竹枝子挂上，发出了响声，躺在榨油房门前的狗汪一声，惊叫起来，屋里的灯突然灭了。农则丰和韦廷忠怕狗追上来，赶紧转回头照着原路走。

“妈的，把裤腿挂破了一大块!”农则丰走回原路后，弯下腰摸了摸裤腿，不胜懊恼。

“你就爱管闲事，活该! 我看，准是有人又从什么地方领来了耍风流的娘们。”

“恐怕不止是要风流呢。”

“管他什么都好，反正我们管不着。”

“管不着也管一下，怕什么的。你就是那样怕事。”

韦廷忠不做声，沉默了一会，等到快要分手了才问道：“明天你干什么去?”